

荷尔蒙 夜谈

Hormones
Awake

鲁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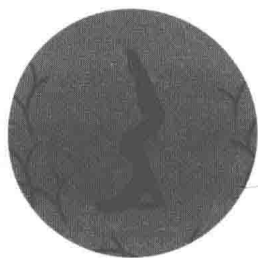
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荷尔蒙 夜谈

鲁敏
著



Hormones
Awake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荷尔蒙夜谈 / 鲁敏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02-1640-8

I. ①荷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3717 号

荷尔蒙夜谈
HEERMENG YETAN
鲁 敏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7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40-8
定 价 32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Contents

大宴

1

荷尔蒙夜谈

23

三人二足

45

万有引力

85

西天寺

109

徐记鸭往事

128

幼齿摇落

157

拥抱

173

枕边辞

194

坠落美学

211

大宴

上

杨早今天有大变化，连老爹都注意到了。蠕动着中风者的僵硬舌头，老人家吐出半句听不清的质问。杨早冷酷不语，伺候好老爹拉完晨屎、吃完早饭，随即出门了。

他在马路上架着肩膀急促地走，四肢好像加长了，显得僵硬。快到姐姐家时，在巷子口先后遇到两个面熟之人：钱某与肖某。当年姐姐闹离婚时，这两人曾经出过力气跑过腿脚，杨早也仅仅是很小幅度地收了收下巴，没有一丝笑意。杨早从不这样的。从前看到熟人，他总是老远就做起笑的准备，趋前搓手，孤儿式的笑容，孱弱、机灵，并伴有适量的感恩。他注意到钱某颇为惊骇的样子，肖某则拼命揉眼睛。也不管了。

杨早拍杨宛的门，很响。口袋里就有钥匙，他常来照顾两岁的小外甥豆豆。

杨宛隔着门细声询问，听出是弟弟，语气更慌了：“你钥匙呢？出事了？”她拉开门，恐惧地直打量弟弟，好像他丢了一只胳膊。姐姐越来越像母亲了。老娘在世时也是这样，外面随便刮个小风，她即会为之焦心，担心家里根本就没有晒出去的被子。

杨早简单地命令杨宛坐下，刚要张口，杨宛指指帘子后面，“嘘”了一声：“直咳到天蒙蒙亮，才睡着。这百日咳啊，还真的是要一百日。”姐姐开始讲豆豆，跑过几家医院、挂过几次水、花了几多钱什么的。声音空洞不知所云，带着怕事者的有意拖延。

杨早低下头听着她讲。杨宛讲了一串，挨不下去了：“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这样子……”

“得着个，机会，可以，请容哥，吃饭。”怕吓着姐姐，杨早特意讲得很慢。这个消息，他已经憋了一整夜了，跟小豆豆一样，他也是天蒙蒙亮才睡着。

“容哥？”杨宛赶紧笑，笑得呆滞和犹豫。

这难道还要解释？她当真从没听说过容哥？杨早鼻孔张大。一、二、三。他在心里默默地数。如果三秒钟内她能反应过来，还可以原谅。

“哦，容哥，是容哥啊。”杨宛移开眼睛，心虚得直点头。他妈的。杨早只得凑近她解释。杨宛听了一遍，又混浊地重复一遍，随即满面警惕：“现在还有这个？”她有种小姑娘似的愚昧：世界就是她所看到的那个样子，就是新闻上所看到的那个样子。

“当然有了！越发达的地方越是有，你想想外国！再想想现在我们多像外国！”杨早耐着性子解释。他给姐姐大致讲了一下《教父》，又讲了一部韩国片子《新世界》，以帮助姐姐理解容哥的背景及其地位。杨宛嘴巴半张，听得十分认真，听完了，却一扭头，窸窸窣窣地做起卫生。这间层高不足两米五的单室套，虽则背光，虽则只有屁股大小，也算是姐姐最大的固定资产，极度的珍爱使得她竭力追求纤尘不染。她跪下来擦地，口气里的抱怨接近幸福：“亏好死畜生拿走了那套大房子，否则搞卫生我也吃不消的。”“死畜生”是她对

前夫的专用称谓。“死畜生”一直不按时给豆豆抚养费，杨早去讨要过几次，去一次给打一次，那死畜生身高一米八二。

看着杨宛勉力而侥幸般的抹地动作，杨早越发感到疲惫。这个家，算上老爹和豆豆，尽是老弱病残妇幼，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投奔处，连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。他闭上眼睛，把头搁到硬邦邦的椅背上，那隐约的孤儿感又来了。他真怀念小时候，爸妈都是大人，姐姐也是大人，他只管安心地做着小孩子，啥也不懂啥也不烦。现在不行了，除非他出头，否则这个家就像死光了一样的。可他哪里出得了头，他自己也是个屁货嘛。杨早曾经翻过几页《曾国藩家书》，盗版的，别字连篇，不影响看的，看到曾国藩把家里大小事体、子弟前程安排得那样妥当，杨早真是羡慕死了，哪怕能投奔了去做他的家仆也好——这几乎就是他最大的志向了。想到这里，杨早突然冒出一个联想，这容哥，可不就相当于他所向往的曾国藩吗？也许更好呢！据说，在那一行里，对老弱病残妇幼是最为照顾的，这是他们的一个伟大传统……

这样想着，杨早又稍振作些了。即便没有人商量，也要做成这件事。就由着姐姐这么糊涂着吧，她真要问三问四，也难讲的。

消息源自一个不便透露的渠道，用朋友的话讲，是“绝对可靠”的，最核心的部分是，大约半月之后，有个饭局会请到容哥出场，在开泰酒家，目前还空出一两个席位，朋友说他可以介绍杨早去坐那个空出的位子——听到的第一秒钟，杨早就感到他的耳朵给死命地拎起来了，拎得他整个人都离地了——这可不是去夹几筷子菜、喝两三盅酒，那等于是傻到地狱了。跟容哥同席的机会这辈子只会有这一回，他必须把它做到最大，做到改变命运的程度。

他结巴着，胆怯似的向朋友表示了感激之情，心里面却冷静得像

一块生铁。他瞬间拿下一个硬主意：他要去埋单，替这顿饭埋单，由他来请容哥吃饭！

请黑老大吃饭。杨早被这句话的含义及能量给震慑了。什么概念啊，脚下简直就像铺了一条笔直的大红毯子啊——首先，容哥会对他有一个初步的印象。然后，他会趁着热和劲儿去涎着脸，去踮起脚，去舔屁股，去反复跑动、反复靠近，被冷淡一万次、拒绝一万次也绝不放弃。杨早认为自己是做得出的，也是必须去做的。只要最终能让容哥“认领”下他，那就万事大吉，等于有势力和后台了。到那时候，就把家里的大事小事好好捋捋，按照轻重缓急排顺序，但第一个得先搞定那个“死畜生”，再不拿出抚养费的话就让容哥派人卸他一条腿，真的，一条大腿！绝不含糊。

帘子后的豆豆翻了个身，猛咳起来，杨宛仓促地放下抹布，湿淋淋地正堆在杨早的脚面上，她满嘴“小乖乖醒了，小乖乖醒了”地冲到床边。杨早踢开抹布，走上前亲一下小外甥打算告辞。梦中乍醒的婴孩，本能地回亲着他，信赖地把两只肉乎乎的小手环上他的脖子。杨宛用儿语在一边念着旁白：“哎哟，小舅舅来看我们了，舅舅一来宝宝就不咳了！就要全好了！”这样的瞬间，单调又凄凉，好像与这小婴孩的一生、他未来的光明或坠落，有着严密的关系。杨早一阵心悸。

没说的，得请容哥吃饭。

次日晚上，杨早十一点半下班，发现杨宛等在家里，脸上的神情跟他昨天早晨去找她时相似：有话。可杨早无力应付了。他开的是40路车，40路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破烂路线，一头是城郊接合部，有几个假装说着要拆迁的化工厂，另一头是小商品批发市场。上来的乘客要

么大包小包，不外乎是拖鞋、头花、胸罩、太阳帽之类，总共不值几个钱，散发出低等货特有的坏塑料味儿；要么是一本正经打算进城消费的人，被汗水渍透的深色套装，衣领上带着崭新的折痕。他们三三两两高声谈论各自的事情，所有的核心，归结起来，其实就一个：钞票。听得杨早越发烦躁。只有末班车会空荡下来，路灯光和月光交替，照着黏糊糊满是脚印的车厢地面。相貌平常的女乘客默然坐在最后一排。杨早有时会想象，他将来的女朋友，最好就在这个时候上来，坐他的车，来接他下班。杨早在等红灯时，尝试念叨：女朋友。还真他妈拗口。

杨宛给他带了一饭盒的饺子，十八个，她弄什么东西都喜欢个吉利数字，或是借以掩饰分量上的不足。老爹胃口大开，一下子吃掉十一个，用半边腮帮子贪婪地嚼，衣领和被头上落了一层油乎乎的馅儿。不能怪老人家嘴馋，杨宛上一次有心情包饺子，还是她离婚前的事。

余下的七个，杨早端到厨房去吃。他吃得挺快，杨宛说得更快，每个饺子她能说出十几句话来。她终于晓得容哥是谁了。她转过弯了，似乎又转得太猛，冒出一大串冰糖葫芦般的想法。比如，她也要去吃晚饭，豆豆也要去，最好还带上老爹。另外，要准备礼物，有分量的大礼。还有，晚饭后如果容哥要“消遣”的话，杨早也要出面全部包下来。总之，抓住这一下子，要干得绝对漂亮，让容哥印象深刻。

“消遣？”这不是杨宛可以想到的词。杨早胃里猛地一抽，还是咽下了最后一个饺子，他昨天忘了交代一句：请容哥的事，绝对要保密。当时看杨宛那神气，以为她不会往心里去。

“是老钱提醒我的，肖姐也想到的。哪有吃完晚饭就散的，要再

玩乐玩乐的。他们同意共同分担晚饭后面的花费——我跟他们提的要求。”杨宛齙着牙，小心地流露出一丝得意，她不太习惯这个表情，随即又恢复了一贯的惶然，“定在哪家酒店？我想去打听一下价格，有个数。”

杨早拿筷子直敲空盘子，像唱曲儿的——气愤的曲儿：“还豆豆，还老爹，还老钱，还肖姐。你把容哥的饭局当成菜市场了！让我跟朋友怎么交代？人家可把我当个自己人！”

杨宛声音变尖，这是她要哭的前兆：“是他们两个先跑到我家的，说你肯定有好事。我随口说出容哥，他们简直就要冲我跪下来。这个要怪你自己，好好的路上碰到，为什么不跟人家打招呼。再说，老钱和肖姐当初为我离婚，一个跟死畜生打过架，一个帮我抢下豆豆。你嘛，打又打不过，抢又不敢抢。”

杨早不敲盘子了。杨宛开始收拾桌子，手上有活，声音又慢慢稳定了：“他们也打了包票，凡事先来后到，等你跟容哥的关系稳了，咱们家的闹心事都搞定了，再轮到他们。你也晓得的，老钱是想要吃个低保，肖姐是儿子想考公务员。谁不想走容哥的路子啊。”

“低保！公务员！你以为容哥是市长啊。”杨早又想敲盘子，桌子上已经空了。看看吧，人还能蠢到这种地步。他这一天下来所受的累都比不上这几分钟的。

“市长算什么，跟容哥不能比的。老钱、肖姐他们跟我讲了半天容哥的事，中午还请我吃了一碗牛肉粉丝汤，然后下午接着讲。这么说吧，从生下来到幼儿园到考大学到出国，到找工作、找老婆、找警察、找医生，直到找墓地，你这一辈子可能会碰到的所有难处……”杨宛停了一下，显然惊诧于自己的语速，“就跟你昨天讲的电影一样。但凡摆不平的，容哥全都可以。”

七个饺子堵在胸口，永远也消化不了似的，“可是，那里只有两个空位子。”

杨宛微微一笑，显然老钱和肖姐早跟她讨论过：“可以加座的，实在不行，还可以换大桌子。人多更有排场，容哥能不喜欢？反正咱们请客嘛。”她那口气，好像很清楚容哥的脾气。杨宛在超市做收银，这工作带给她一个结结实实的逻辑：多就是好，越多越好。

杨早没精打采地脱下外套，准备刷牙。事已至此，他真说不动了。杨宛期期艾艾地一直跟到卫生间：“我带上豆豆，是想替他认个干爷爷。你想，要有这层关系那多硬实……容哥多大年纪？认干爹还是干爷爷？”

“你忘了，豆豆一见生人就要哭的。”杨早拼命往嘴里捅牙刷。刷牙的时候，整个脑袋晃动，听不到杨宛说什么。他只是注意到杨宛的脸突然红扑扑的，她倚在门口，把头发放下来，摆到胸前然后又甩到脑后，她挤在杨早边上，对着小半片镜子扭腰送胯。

杨早吐漱口水，听清杨宛的后半句：“……这么收拾一下，还可以的吧。听你的，我不带豆豆了。就当我是单身。”

“唔？”杨早差点儿咽下泡沫。她疯了呀。

“我听他们讲容哥那些事，估猜着，他并不喜欢年纪很轻的女人。”杨宛飞快地补充了一句，不理睬杨早像是要把漱口水吐到她脸上的样子。

房间里老爹在拍床，也许已拍了好一会儿。杨宛殷勤地跑过去，一到门口，就扭头出来了：“好好，全听你的，那天也不带老爹。”杨早跨进老爹卧室，韭菜与鸡蛋的呕吐物气味，像暮春的热风一样，迎面而来。老爹方才饺子吃猛了。

接下来几天，为了商议请客一事，杨早杨宛走动频繁。老钱和肖姐起初是间接地通过杨宛参与讨论、发表意见。但传话的过程太辛苦，又易出错。杨早的气也慢慢消了。不久，他们两个便堂皇地加入进来，变成了四人小组。

肖姐会准备一点鸭四件，老钱会拎上半打啤酒，杨宛则油炸一盘花生米。每次都会吃光喝光，要商量的事情实在很多。比如大家如何自我介绍并替对方介绍、各人的角色定位、当天的着装、见面礼的选择等等。在反复的设计与推翻之后，大家一致同意，要确保杨早作为重点人物，他的亮相和印象是最要紧的，别的人，可退而求其次。关于见面礼，分歧非常之大，仅为这个，连续争论过三个晚上。老钱认为一定要高雅，比如字画古玩，肖姐觉得实惠更好，最新款手机怎么样？但到了第四天，杨宛无意中抱怨了一句什么，他们瞬间神奇地达成了共识：不送了！什么也不送！理由是怕显得太露骨。其实呢，杨早心里清楚，其他三位也同样清楚，就跟他每天开40路车所听到的那些车轱辘话一样，原因只一个：钞票。

费时最多的讨论放在埋单一事上。这是整个宴请的重点，也是杨早这个四人小组的成败所系——在什么节点埋？以什么方式埋？既不能埋得过分隐蔽，更不能轻佻、了不起似的。最好能显得幽默、忠诚，让容哥知会到，并印象深刻……这真的非常之难。几番讨论，都拿不出能共同通过的方案。每到进行不下去的时候，大家就换一个话题。

比如，换到“消遣”一事，气氛会生动得多。谁来过渡与引导？如何捕捉出容哥的趣味？打牌、打球，还是打炮？大家相互间已经越来越信任了，老钱和杨早就着话头交换了关于“小姐”的经验，他们说得很深入的，轻蔑又内行。肖姐在一边直摇头，故意等了一会儿才

打断：“容哥哪会稀罕这个？他与她们，应当算是一个系统的吧。”老钱正谈在兴头上，不高兴地愣住，随即也晒笑了：“倒也是呢。何止是这个？其实所有的行业都跟他是一个系统的，这世界上估计都没有他稀罕的东西！”

喝啤酒吃花生米的时候，他们就完全地吹牛、瞎侃，借以纾解紧张的神经。肖姐喜欢谈论有权有势者，那些亮光闪闪、大进大出的事情。老钱则爱讲烧抢掳掠、祸害劫难，恐吓而生动的语气。杨宛最没出息，翻来倒去就是讲跑医院、丢钱包、接到诈骗电话之类的细碎烦恼，听得大家都颇为不耐烦。但这些不同方向的话题，交叉进行着，最终会像麻花辫一样，拧成同一股力量、汇成同一个信念——等结识容哥之后，一切好的事情，我们也会有份儿了，而一切不好的，自有容哥去替我们摆平。这一愉快的寄托像一段没头没脑但不断增强的旋律，萦绕在他们四个人头脑的上方。夜晚的灯光下，他们的影子互相交叠，富有生机、气势不凡。

商谈的战线拉得太长了，也过分谨慎，效率越来越低，但杨早的心情反倒慢慢好了起来。他现在很庆幸有老钱和肖姐的参与，他的不安由此被平摊到一整个团队了。肖姐虽是女流之辈，比姐姐还大几岁，但她几乎全天开着半导体，掌握许多冷僻但有用的信息。老钱的脑筋弯弯绕，具有一种粗犷的马路智慧，多少能撑着杨早。

到临近宴请日的那一阵子，他们更是每晚一见，哪怕杨早当天是大夜班，也会从公交公司直接赶来参加。考虑到一帘之隔还在百日咳的豆豆，大家更加地压低声音，有时讲着讲着，其中有一个人都快要睡着了。只要有人推推他或她，提到容哥二字，这人就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，抽搐一下，带着甜美的弹性回转过来。是的，容哥！他们马上就要请容哥吃饭了。他妈的，哪怕就只是想想看吧，还要睡吗？

这过程中，杨早忽略杨宛了。有天众人散去，他口焦得厉害，再要杯水喝，蒙眬得睁不开的睡眼中，忽然注意到杨宛脑袋有变。顶上一把稀稀的头发，既烫又染，成了褐中带红的满头卷。左腮上原来两粒小肉痣，不见了。眉毛显然也动过。最触目的是她的牙齿，雪白，日光灯下简直疹人。

“你干吗？”杨早困得犯恶心，努力集中精神。

“看你喝水啊。”杨宛好像比以前有态度了，以前她不会这样讲话的。她眼光放空、若有所思地，“……双语幼儿园、双语小学，说不定我家豆豆中学就能到美国去了，就怕到时我舍不得。”她顿一顿，眼光拉回来，像为了显示觉悟，“你放心，先搞定老爹，让容哥找个头等专家，把病给弄好。”

见杨早仍然在瞪眼，她明白了，扭扭脖子，简单地说明：“连肖姐都在减肥，她都四十二岁了。再说我是真正单身呢。”

“你和肖姐也不想想，人家容哥……”杨早水喝急了，胃里一阵晃荡。

“没多想，只是顺便想一想。这个怎么样？”杨宛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只缀满假水晶的公主发夹，小心地撑到额头上，调整了几下，使得水晶花居于额头四分之三的位置。她现在有两处在发亮了：水晶花和牙齿。她练习着夜生活的那种笑：“这样引人注目吧？”

“索性抱上豆豆得了，那更引人注目。”杨早讽刺道。

“会带豆豆的。”杨宛语调平静，爱护地取下发夹，“他们两个都要另外带人。我们不带的话就吃亏了。”他们还要另外带人！杨早使劲撑开眼，极度的瞌睡突然变作了剧烈的头痛。杨宛声音变得远了，“你带谁呢？真的没女朋友？我可提醒你，这是个绝好的机会，

带个女孩来，让她看看你的本事……”杨早扭头就跑，飞快跑下楼，好像他听不到这些话，就不会发生似的。

夜色荒凉，参差不齐的黝黑树影更加深了他的噩梦感。头痛得恨不能剁下来扔到路边，可这病痛却也使他获得了某种自弃的权利，他麻木地拖着腿往家里走——随便吧，一切随便好了。

下

开泰酒家算不上最高档，但正宗老字号，外观有点民国气派，楼道的侧墙上拥挤地挂满照片，一半旧的，是从前的达官贵人到此就餐的留影或题字；一半新的，是而今的达官贵人到此就餐的留影或题字。

杨早单独行动，提前了一刻钟到。杨宛带着豆豆自己去。老钱与肖姐也是各自带着同伴前往——本来一直讲好是要共同亮相的，但这里头总归有着谁先谁后、谁左谁右的细节，越谈越谈不拢，最终演变为分头行动的局面。杨早也情愿这样：啰里啰唆带一串子人，搞不好朋友当场翻脸，连门儿都进不了。

熟门熟路走到二楼，左手第三个包间，走廊里碰到一个眼熟的服务员——此前，杨早带老钱、肖姐来踩过点；杨宛又另外拖着他来打探过菜价。实际上，就在昨天，杨早又暗中来过一趟，他跟其中一位圆胖脸的侍者讲定：这个包间，只由他来付账，别的一概不收。这个策略很是要紧：这种以小博大的好事，万一老钱、肖姐，或别的什么人临时起意呢。为了说服“圆胖脸”，杨早爽气地一把拍下五百块定金，还押上他的工作证，公交公司的。他知道这工作证并无特殊的威慑力，索性极其诚恳地讲破：“我就是个小破司机，难得请回客。

心重呢。”他注意到“圆胖脸”好像有点感动，懂事地应允了：“先生，我只接你的埋单。”

看看时间还早，进包间之前，杨早又退回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，去最后整理一下仪容。他本打算穿西装，他真有一身好的，金利来的，只在杨宛结婚时穿过一次。但老钱反对，他摇着花白的脑袋，语速放慢：“他们那边，只要是中高层以上出场，马仔们齐刷刷全是一水儿的黑西装黑领带，衬衫雪白。亏你还看了那么多香港片子。你若也穿个西装，那算什么！我们必须穿得越老百姓越好。”

杨早照照镜子。衣服没什么看的，他主要是准备表情。他周全地思考着，待会儿，对容哥，是一种表情，对其手下，是另一种表情；对老钱、肖姐、姐姐他们，对在座其他的陪客，又要是其他两种表情。杨早对着镜子挤了挤皮肉，又沾水理了理头发——突然感到耳边风声呼呼的，似有心动神摇、瞬间飞升之感。他妈的，这绝对算是人生里的重大时刻吧。

接近包间时，杨早故意走得稍快，然后活泼而体面地推门——包间里空荡、狼藉，四处摆着喝了一半的残茶，椅子三三两两，一包空烟壳扔在桌下。他心头大跳，耳鸣叮当，以为自己记错时间，又以为信息完全错误，或者容哥干脆拒绝出席了！他一通奔走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圆胖脸侍者，后者眼神散乱，有点心神不宁，定下眼珠，勉强认出是他，带着一种责备的语气答道：“怎么才来？你的客人转移到四楼大堂了！”

大堂？杨早心中苦叫一声，容哥哪儿能坐在大堂啊。

他等不及电梯，从楼道就往上爬。未及走近，先闻人声。四楼大堂乌央乌央一片鼎沸，各张桌子全都坐得满满的，像是婚宴，来客们均是收拾过一番的样子，衣装精心，几个小孩子在乱跑，妇女们交头

接耳，男人们则在相互扔烟。

出错了，这绝不可能是请容哥的宴席。杨早正欲转身退出，却听到有人喊：“小舅舅，这里来！”是杨宛，握着豆豆的小手在最里头的一张桌子上招手。难道真的是这里？！杨早脑子里完全卡死了，好在四肢还能行动，逆着人群往杨宛那桌挤去，途中不断地撞到人，与一个年长女人甚至扑个满怀，年长女人两腮抹红、眼睑乌蓝，衣服紧紧掐着腰。杨早多看几眼，认出来了，肖姐嘛。肖姐手边拖着一个满脸痘子埋头刷屏的小伙子，估计是她那想考公务员的儿子。浓妆下的肖姐对杨早大幅度地挑挑眉，显得极为奔放。

杨早浑身是汗，内衣湿透，整个人像往火山口直线坠落。杨宛看出他虚飘，麻利地按他坐下，突然有点姐姐的样子，拿起一杯水来照顾他：“幸好我早早来替你占了座位。猜猜我几点钟来的？本来，我是占到主桌的！可惜后来包厢越来越挤，还有人吵架，只好换到大堂，这一换，我们的位置就差多了……”

杨宛说个不停，那细碎的家常腔调倒让杨早稍好一些了。他抬起屁股，四处张看，终于在一堆人头中找到了当初给他信息的朋友，那人也是偏安一隅，正十分热忱地与一个丰满女人头碰头说话，乐在其中。更远的一桌上，看到老钱。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套白中泛黄的唐装，盘扣一直卡到脖子，人群中很扎眼。他神色凛然地与杨早打个照面，显然不愿暴露二人关系。杨早看他左右，并无同伴，倒有一只半人高的巨大盒子，用黄锦缎包裹着，像人一样单独占了个座位。嘿，这老钱，倒是自个儿带礼物来了。杨早有点不高兴地把眼睛晃开去，毫无准备地，突然看到妹妹端坐于人群之中。他魂飞魄散，连忙矮下脑袋。

妹妹，怎么也会到这里来的？